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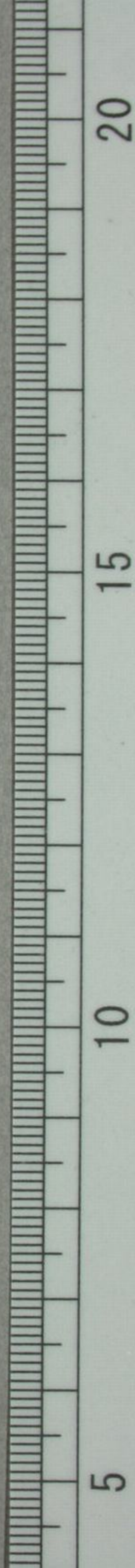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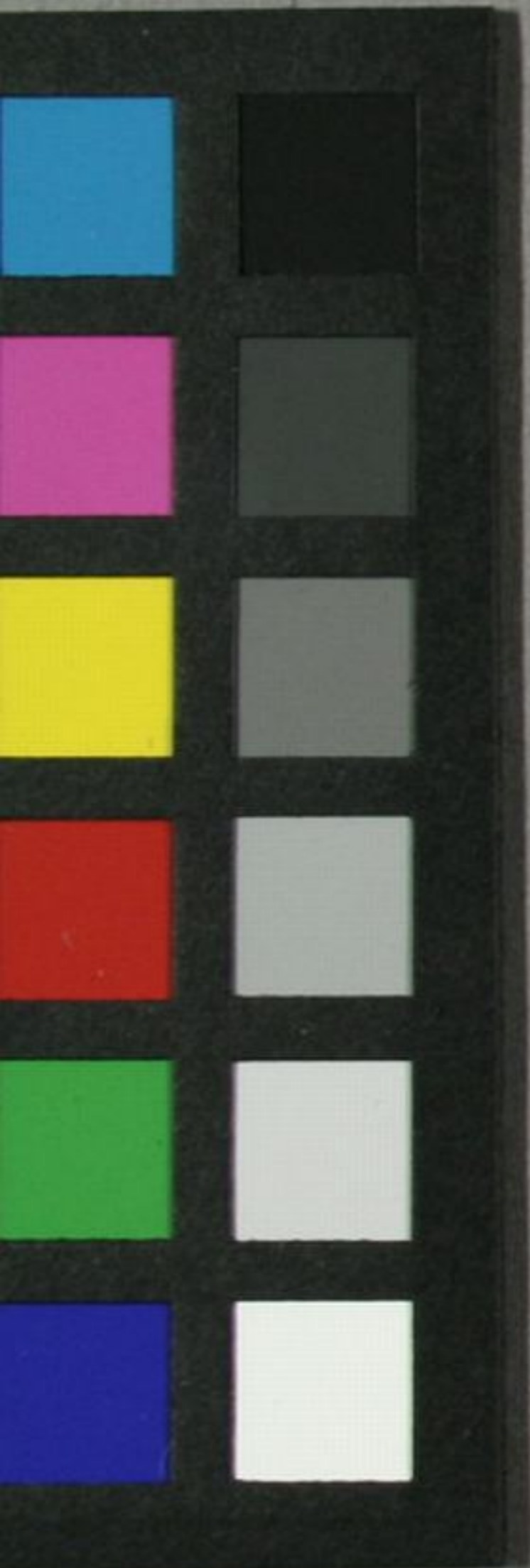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3



文庫 11
D 247
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711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四

聖歎外書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夫文章之法豈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讀者於此則惡可混然以爲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未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於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纍然與正敘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兒李小二夫妻非真謂林冲於牢城營有此一箇相識與之往來火熱也意自在閑子背後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作此一箇地步所謂先事而後波也如莊家不肯回與酒喫亦可別樣生發却偏用花鎗挑塊火柴又把花鎗爐裏一攪何至拜揖之後向火多時而花鎗猶在手中耶凡此皆爲前文幾句花鎗挑着葫蘆逼出廟中挺鎗殺出門來一句其勁勢猶尚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故凡篇中

五才子書
水滸傳
卷之十四

如棚兩人後殺陸謙時特地寫一句把鎗插在雪地下醉倒後莊家尋着踪跡趕來時又特地寫一句花鎗亦丟在半邊皆所謂事過而作波者也

陸謙富安管營差撥四箇人坐閣子中議事不知所議何事詳之則不可得詳置之則不可得置今但於小二夫妻眼中寫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帽子物事約莫是金銀句換湯進去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句忽斷忽續忽明忽滅如古錦之文不甚可指斷碑之字不甚可讀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於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謂鬼於文聖於文者也

殺出廟門時看他一鎗先棚倒差撥接手便寫陸謙一句寫陸謙不會寫完接手却再棚富安兩箇倒矣方翻身回來刀刺陸謙刺陸謙未畢回頭却見差撥爬起便又且置陸謙先割差撥頭挑在鎗上然後回過身來作一頓割陸謙富安頭結做一處以一箇人殺三箇人凡三四箇回身有節次有間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疎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煩瑣真鬼於文聖於文也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於是千載嘖嘖詭為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為神奇之至也耐菴此篇獨能於一幅之中寒熱間作寫雪使其寒徹骨寫火使其熱灼面昔百丈大師患瘧僧衆請問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時便寒殺閻黎熱時便熱殺閻黎今讀此篇亦復寒時寒殺讀者熱時熱殺讀者真是一卷瘧疾文字為藝林之絕奇也

閣子背後聽四箇人說話聽得不仔細正妙於聽得不仔細山神廟裏聽三箇人說話聽得極仔細又正妙於聽得極仔細雖然以閣子中間山神廟前兩番說話偏都兩番聽得亦可以見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猶刺刺說人不休則獨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發奇乃又於大火之前先寫許多火字於大火之後再寫許多火字我讀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陸謙則有老軍借盆恩情朴至後乎陸謙則有莊客借烘又復恩情朴至而中間一火獨成大冤深禍為可駭嘆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於是然則人行世上觸手礙眼皆屬禍機亦復何樂乎哉文中寫情寫景處都要細細詳察如兩次炤顧火盆則明林冲非失火也止拖一條綿被則明林冲明日原要歸來今止作一夜計也如此等處甚多我亦不能徧指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

話說當日林冲正間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茶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隨手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為何事在这里林冲指着臉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

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
 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寫如此等語總為後文地非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
 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是知已語不休慙他說但有衣服便
 拿來家裏漿洗縫補敘得親熱當是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
 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管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嘗把
 些銀兩與他做本銀敘得親熱且把問話休題只說正話問話都是為後文緊要林冲道
 陰迅速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問此句恐文緊要林冲道
 後又一人閃入來偏寫來妙偏不寫兩箇人看時二字為句是把上重來前酒店裏坐下
 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句又一箇人妙看時二字為句是把上重來前酒店裏坐下
 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願將來不必問李小二
 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管裏請管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
 說話商議些事務是事務專專等又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管家
 裏請了管管敘得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李小二和管管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管道素不
 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狐疑之極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
 酒一面鋪下茶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撥也似
 伏侍不暇寫得中寫出不在李小二用心打聽中寫出妙筆人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

先不敘着一句妙筆約計喫過十數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伴當
 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言有何說話同坐極了又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
 做過賣時慣話這兩箇人來得不魁然寫小二經心手膽而不嫌突老婆道怎麼的不魁
 小二道這兩箇人語音是東京人聲音是者初時又不認得管管又向後我將按酒入
 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內出一句高大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放頭身上有些干礙只點高
 甚好字我自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奇造出奇文老婆道你去管中尋林放
 頭來認他一認得是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
 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
 說此須語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妙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
 快然說這快却不聽得可奇寫作一箇時辰他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說
 管和差撥見手顛目倒時却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
 好夕要結果他性命只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姐口中所迷亦已完矣雖不
 湯便收得一散也波特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上文大姐姐口中所迷亦已完矣雖不
 換湯時看見管管手裏拿着一封書只在自文順拖下去特不是從下起一逆搶上李小二急去裏面
 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管差撥先去了節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筆又加鬼着頭何三
 一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

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魁魁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問得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兩箇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只認一箇不猜出，此書用筆奇。那潑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動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着這道。然直於此處暗藏一刃，到後草料場買酒，往文中只帶在街上，動刀在此處帶起看官，記着這道。然直於此處暗藏一刃，到後草料場買酒，往文中只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尋了半日，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兩把汗，小二道：『當晚無事，神變鬼神之筆，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尋了半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寫得神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寫得神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何等說話。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尋了三不見消耗。說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到第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得你。』將前文一齊放後，却用柴大官人四字起，便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營例錢取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里閑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

管事却如何，問得妙，是不知高低。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極力放慢，那里收草料時，有些營例錢，往嘗不使錢時，不能教遣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極力放慢，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寫得小二道：『反有差，慢前日失，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襯入一句，問話不知者，以爲可刪。殊不知前文特地用，入放慢，說林冲是刀而藏之，故以此一語，爲小奇文。耳今已交過排場，前去草料場，更用不着。小二道：『笑則不如善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細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一路寫絕，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又冷，有此句，便使老軍投東，遇着三，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寫得活現，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寫得好，箇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天王堂內，我也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寫得好，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寫得老軍教出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坐生些，火起來，火盆不蓋了，心以爲是，是火燒草料場，讀者讀至老軍向火，猶不以爲意也。及讀至此處，生些火，未有不動心，以爲是妙。冷後之火，全不關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此之妙，絕後之火，全不關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

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如畫便畫也畫不來○第一段先寫寒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火字變變覺得身上寒冷第二段寫尋思却纔老軍所說語意妙正不知文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第三段寫酒只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花鎗挑葫蘆○人看至此句雖極英靈者將火炭蓋了寫出精細見非失火前許多火字都是假取謂手冷故用鎗挑耳豈知頃間之用之將火炭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風去那雪正下得緊妙寫雪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安此一筆絕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箒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兒一來省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那延到雪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呼聲相擾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迎着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妙寫雪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才意外驚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書者忽然四句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奇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在雪裏得花鎗葫蘆在雪裏得花鎗葫蘆在雪裏妙如勁鐵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奇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花鎗葫蘆在雪裏得花鎗葫蘆在雪裏得花鎗葫蘆在雪裏了極力寫出精細見斷不是失火○一行中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寫得一好

夜計惟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寫得好○陸謙尋思又沒打火處又算出一火字寫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為行文如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花鎗挑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但入未及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接將過來靠了門非為防失脫亦非為遮風水全得裏面看時看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當見之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寫花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篋子三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五和篋子放在供桌上六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九寫得妙絕正所謂與人無患與物無爭而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奇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捨得便開故就壁縫裏看也不只見草料場裏火起正是火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鎗却待開門來救火不得半開且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奇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寫得險怪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一連九箇一箇道二寫得如王積新漏聲不這條計好麼句開一箇道三端的虧管營差撥兩箇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一箇道四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高衙內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此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免一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此家裏真箇補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

里去此一段補出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此一句正又聽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說此一句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此一句正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此一句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此一句林冲聽得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此方補出富安行文疎密有法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挺着花鎗以花鎗也曲曲敘左手拽開廟門鎗可知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奇情三箇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寫得林冲舉手肱察的一鎗先搥倒差撥箇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差撥富安皆一氣敘去獨陸謙作兩半倒了一箇翻身回來箇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敘法此先頓下半句也筆力天矯絕人去翻在雪地上異樣把鎗擱在地裏異樣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日始用相去已成萬里而遙遙相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你事非罵陸謙且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基似先殺二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罵天下也我這把陸謙上身穿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前基似先殺二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好回來轉身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敘陸謙富安一樣敘陸謙另敘今又把差撥另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示眾又算祭賽又算結煞

把鹽筴子帶上三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四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五提了鎗六上逐件敘一遍一連敘出便出廟門投東去草料場在東城外故投東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故作奇景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急便成當投西去也錯語蓋報官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得猛寫雪妙絕半日通紅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處處不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餘林冲巡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客向火餘林冲問放火殺人驚天何處覓避秦人只省事省氣者便是嗟乎耐菴至文也地爐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焰地三字亦算張皇地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烘有時被火燒火則成寬有時借火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攪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鬚焰焰的燒着前面大火不會燒得林冲此處小火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餘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擲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

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柳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跟踉蹌蹌提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曲曲折折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却說眾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尋着踪跡四字真是繪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筆法眾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箇去處來那去處不是別處嚇殺不是別處然則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五

聖歎外書

第十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風者惡風也其勢盤旋自地而起初則揚灰聚土漸至奔沙走石天地為昏人獸駭竄故謂之旋旋音去聲言其能旋惡物聚於一處故也水泊之有衆人也則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名柴進曰旋風者惡之之辭也然而又係之以小何也夫柴進之於水泊其猶青萍之末矣積而至於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惡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視黑則柴進為小矣此小旋風之所以名也此回前半只平平無奇特喜其叙事簡淨耳至後半寫林武師店中飲酒筆筆如奇鬼森然欲來搏人雖坐闔閣中讀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寫王倫疑忌此亦若輩故態無足為道獨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換有筆如此雖謂比肩腐史豈多讓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並沒一箇人過第二日却有一夥三百餘人過乃不敢動手第三日有一箇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箇大漢來都是特特為此奇拘之文不得忽過也
處處點綴出雪來分外耀豔

我讀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菴之為才子也，後有讀者願留覽焉。

話說豹子頭林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掙扎不起，被眾莊客向前綁縛了，解送來一箇莊院。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眾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箇大莊院。何處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吊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箇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眾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箇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等眾人打甚麼人？」眾莊客答道：「昨夜捉得箇偷米賊人，輕加一罪名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吊在這裏？」眾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誰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兩箇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即初訪時莊客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通身被雪打請去。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話下。且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鍼氈。

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說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箇去處，一部去處在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州梁山泊宛子城出故號之爲小旋風也。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箇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避。他都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里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令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箇軍官在那里提簡，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里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箇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馬，帶了弓箭旗槍，駕了鷹雕，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好一齊上馬，都投關外，却說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持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好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好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

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里等候。好柴進叫林冲下了馬，好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背了包裹，提了衣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好回莊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箇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好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座下，倚了衣刀，解放包裹，擡了酒籃，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箇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鷄。」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茶蔬，放箇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箇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寫此人又帶那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麕皮窄鞞，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寸黃鬚，只把頭來摸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酒保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梁山泊不好，故先請他。」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尋船？」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尋船？」林冲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里去尋船？」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尋船？」

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里，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一血至今，一哭一哭，因感傷懷，抱問酒保借筆硯來。十二字，寫千載，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其歌何必是詩，悲從中來，寫下一片，既失，意如畫。道仗義是林冲，為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撇下筆，再取酒來。寫豪傑，歷歷落落，皆盡裂。正飲之間，只見那箇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這裡見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却是要怎地？」林冲道：「我是誰？」好只得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好只得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箇要拿我？」罷了，只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便邀到後面一箇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里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做甚麼？」林冲道：「雖然如此，必有箇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但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為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

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里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為羶子肥肉煎油點燈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兩箇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殼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里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箇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水亭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奇文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箇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奇情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箇好漢上山寨來那幾箇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細林冲看岸上時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來此是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可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可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三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文矛四邊都是欄木砲石五小嘍囉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擺着隊伍旗號六又過了兩座關隘七方纔到寨門口八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九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十兩邊都是耳房十一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箇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林冲聲喏不見王倫答禮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

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大尉陷害刺配滄州那里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便請林冲坐不見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初次相待却只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不東京專只問柴大官人冷淡之極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却是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箇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驀然一想起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箇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敝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悞了足下亦不好看畧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箇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諂佞林冲語須知人最朴忠句雖非世間驢驘人語然定非實為平生之幸不為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察察王倫道我這里是箇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難當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道表出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山上人重之如此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

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
 遷道杜表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亦以柴大官人為顯的
 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虧了他今日薦箇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宋萬出柴大
 官人面上三箇人一樣說柴大官人面上可見是箇旋風可容他在這里做箇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
 湖上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
 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白衣秀士經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
 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箇投名狀來惡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
 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箇人將頭獻
 納他便無疑心這箇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
 道與你三日限惡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中應承了
 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細小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
 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茶飯四字寫得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箇小嘍囉領路下山領路把船
 渡過去河去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箇孤單客人經過林冲
 悶悶不已說甚麼和小嘍囉再過渡來河去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
 今日並無一箇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自限三日此處又思縮去
 也難在這里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已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計字哭殺英雄又
 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早飯便和小嘍囉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
 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箇過渡河去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牌

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隊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讀至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
 人句文章神變非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箇客人過凡用兩句却緊接三句只讀
 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箇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第一日不見其妙林冲對小
 嘍囉道即說第三日便初下山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
 東南山是當朝說當晚依舊渡河渡過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歎了一口
 氣知此聞其聲如見其人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日已兩日了若明日
 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喘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歎道不
 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酒店一處又一
 中絕先作行勢筆墨妙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河去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
 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下與前說換一兩箇來到山下東路林子
 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箇人來筆天橋之極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後忽點入
 睛人目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知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
 別處去尋箇所在着實一縱使讀者心路俱斷意小較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見一箇人來然
 接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箇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捍
 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文前批詳之矣
 林冲趕將去那里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真正才子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
 甫能等得一箇人來又喫他走了日後又結撰出此奇文段誰能於三小較道雖然不殺得人這

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註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箇大漢來後上轉出許多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里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箇人來鬪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內添幾箇弄風白額大蟲水滸寨中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畢竟來與林冲鬪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六

聖歎外書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吾觀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訣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則豈惟不避而已又必於本不相犯之處特特故自犯之而後從而避之此無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訣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後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則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難實能犯之難也譬諸奕棋者非救劫之難實留劫之難也將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後天下之讀吾文者於是乎而觀吾之才之筆矣犯之而至於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筆爲之躊躇爲之四顧君然中窾如土委地則雖號於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誰復敢爭之乎哉故此書於林冲買刀後緊接楊志賣刀是正所謂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於是始樂得而徐觀其避也

又曰我讀水滸至此不禁浩然而歎也曰嗟乎作水滸者雖欲不謂之才子胡可得乎夫入胸中有非嘗之才者必有非嘗之筆有非嘗之筆者必有非嘗之力夫非非嘗之才無以構其思也非非嘗之筆無以搗其才也又非非嘗之力亦無以副其筆也今觀水滸之寫林武師也忽以賣刀結成奇彩及寫楊制使也又復以賣刀結成奇彩夫寫豪傑不可

盡而忽然置豪傑而寫寶刀此借非非嘗之木其亦安知寶刀為即豪傑之替身但寫得寶刀盡致盡興即已令豪傑盡致盡興者耶且以寶刀寫出豪傑固已然以寶刀寫武師者不必其又以寶刀寫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寶刀焰耀武師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寶刀焰耀制使兩位豪傑兩口寶刀接連而來對揮而起用筆至此奇險極矣即欲不謂之非嘗而英英之色千人萬人莫不共見其又疇得而不謂之非嘗乎又一箇買刀一箇賣刀分鑣各騁互不相犯固也然使於讚歎處痛惶處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豈見作者之手法乎今兩刀接連一字不犯乃至譬如東秦西華各自爭奇嗚呼特特挺而走險以自表其六轡如組兩驂如舞之能才子之稱豈虛譽哉

天漢橋下寫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緊接演武廳前寫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臺咽處加一倍咽豔處加一倍豔皆作者瞻顧非嘗趨走有龍虎之狀態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緜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種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里去了不說林冲關那箇大漢此時淺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關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寫得兩箇又關了十數合正關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關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寫得失重林冲跳出自不應先住也用筆精細如此兩箇收住手中

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喽囉走下山來何將船渡過了河細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稱奇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實刀五侯揚令公之孫定應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箇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綱未失生辰綱先失花石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救了俺們罪犯船失陷了花石綱綱有意無意中一觀文臣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救了俺們罪犯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猶可也至於武臣出身亦要錢使告今打從這里經過願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洒家難豈止為揚志痛哉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揚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揚制使如何揚志聲口有納還行李如何揚志道好漢既然認得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又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好貨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推見如何放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他並無他意揚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須知此番過河中間特為着人渡來渡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帶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揚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揚志與林冲討不在話下話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箇人情并留了揚志與他作敵寫秀才經因指着林冲對揚志道這箇兄弟他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口頭話豈真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又犯了事如今

也新到這里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好貨虧他說
 語每每來此落草制使及是有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
 肯容你不知只就小寨歇馬大稱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
 志答道重蒙眾頭領如此帶攜只是酒家有箇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
 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眾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何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揚
 是魯達不是林冲細細認之不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
 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冲不與前二人同林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
 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與不與前二人同林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
 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與不與前二人同林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
 自此方纔肯放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纔肯放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箇好漢在梁山泊打
 家劫舍此四字所謂昔之梁山泊也不在話下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箇莊家挑了擔
 子發付小嘍囉自可山寨細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箇客店安歇下莊客
 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細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
 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
 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每以盡為度引去見
 殿師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箇制使去運花
 石綱九箇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
 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師

府來非寫高俅不受請托也正寫高俅那厮能也非寫高俅那厮能也非寫高俅那厮能也
 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為酒家清白姓字語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指望把一身
 來事邊庭上一鎗一刀痛又寫得酒落博箇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揚家不想又喫這
 一閃高太尉今如聞其響你忒毒害恁地刻薄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
 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租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
 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林冲一口寶刀揚志一口寶刀揚
 批中好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寶而必借容羔雁亦此四字矣上市去賣走到馬行
 街內好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上寫兩句立久都向刀上一哭此忽然
 一英雄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上寫兩句立久都向刀上一哭此忽然
 奇情轉今人絕倒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奇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攔口裏說道
 快躲了大蟲來也奇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
 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擡撞將來奇楊志看那人時原來是京師有名的
 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開連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
 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槍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出來是
 發皮就手裏扯出非所以待寶刀也然豪傑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不堪揚志道祖上留
 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不堪甚麼鳥刀不堪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極寫也切
 得肉切得荳腐時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不堪揚志道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
 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活潑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剝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

過二字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四字牛二道你敢刺銅錢麼雖是逐件要試却銅錢他更偏
 想出銅錢二字楊志道你便將來刺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舖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
 坊討世活潑平日蕪惱街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刺得開時我
 還你三千貫皮活潑一箇字寫盡力極忙時忽然掉入眼光左閃右擊雖然不敢近前寫潑皮向遠
 遠地圍住了望一箇字楊志道這箇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好色一箇字出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
 刀把銅錢刺做兩半眾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得妙不得一箇字出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
 甚麼不活潑皮又記得有第二件又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
 都斷牛二道我不信我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把二箇字絕倒一遍與楊志你且吹我看皮潑皮
 左手接過頭髮右手提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眾人喝采
 看的人越多了又閃出一箇字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到底皮潑皮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
 地殺人刀上沒血愈其增看一箇字牛二道你將來我看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將來我看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了當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將來我看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冤昔日無雙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殺你做甚麼英雄可憐至此牛二道你將來我看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偏要買你這口刀前俱長大至此牛二道你將來我看之絕倒皮差矣人楊志道你
 揪住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刺我一刀此句這

怒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第一段不便殺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寫潑皮第二段
 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箇潑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只叫街
 不便殺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補一句無人勸楊志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
 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潑皮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槍入來一時性起四字
 望牛二額根上棚箇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擲了兩刀不惟半日積憤
 亦發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酒家殺死這箇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
 都來同酒家去官府裏出首寫楊志另是楊志不是史坊隅眾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
 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地方鄰舍眾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
 前刀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為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
 街貨賣不期被箇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
 死眾鄰舍都是證見眾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
 入門的欵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件作行人監押楊志并眾鄰舍一千人
 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簡驗了疊成文案眾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
 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眾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
 箇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他段天漢州橋下眾人為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
 都斂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段推司也覷他是箇首名的好漢又與
 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欵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鬪歐殺傷
 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

喚箇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聽押了文牒，差兩箇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箇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箇大戶，料檢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箇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箇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箇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與林冲起身不同，特話裏只說楊志同兩箇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八箇字，酒下人淚來。前一話不，算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細安排些酒食，請了兩箇公人，尋會脫客店二字。

醫士贖了幾箇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特與林冲不同。便同兩箇公人上路。二箇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絕妙紀程，逢州過縣，買些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喫，過許多路程。三箇在路，夜宿旅館，曉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省入得城中，尋箇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大書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為生辰二字，留守陞廳，兩箇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緣，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廻與兩箇公人，自回東京。了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慇懃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謹勤，伏下有心要擡舉他，欲要遷他做箇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

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箇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啣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次日天曉，時當二月中旬。有意無意，所謂草正，值風和日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往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

第三段末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第四段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着一把渾銀交椅坐上。第五段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較尉正牌軍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較，正將臺上，立着兩箇都監一箇喚做李天王，李成一箇喚做開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第六段却早將臺上豎起一面黃旗來。第七段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柁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柁鼓。第八段教場裏面誰敢高聲。第九段又見將臺上豎起一面淨平旗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第十段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第十一段只見鼓聲響處，第十二段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手。第十三段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地都立在前，各把馬勒住。第十四段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令。第十五段右陣裏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揷了鎗，暴雷也似聲，箇大喏。第十六段梁中書道：「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周謹得了將令，揷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旋左盤，將手中鎗使了幾路，衆人喝采。」第十七段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的軍健揚志。」第十八段又揚志轉過廳前，唱箇大喏。第十九段梁中書道：「揚志。」

我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卽日盜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贏得，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鈞旨。」梁中書叫取一匹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軍器，教楊志披掛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謹怒道：「這箇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楊志出馬誰知惱犯了這箇好漢，來與周謹鬪武，不因這番比試，有分教：楊志在萬馬叢中開姓字，千軍隊裏奪頭功。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七

聖歎外書

第十二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古語有之：畫咸陽宮殿易，畫楚人一炬難，畫舳艫千里易，畫八月潮勢難。今讀水滸至東郭爭功，其安得不謂之畫火畫潮第一絕筆也。夫梁中書之愛楊志，止爲生辰綱伏線也。乃愛之而將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獨提掇之。於是傳令次日大小軍官都至教場比試，蓋其意止在周謹一分請受耳。今觀其略寫使鎗，詳寫弓馬，亦可謂於教場中盡態極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蒼蒼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階下左邊轉出一箇索超，一時遂若連彼梁中書亦似出於意外也者。而於是於兩漢未曾交手之前，先寫梁中書着楊志好生披掛，又借自己好馬與他騎了。於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將自己披掛戰馬，全副借與。當是時，兩人殊未嘗動一步出一色，而讀者心頭眼底已自異樣，驚魂動魄，閃心搖膽，却又放下兩人，復寫梁中書走出月臺，特特增出一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涼傘，重放砲，重發擗，重是金鼓起，重是紅旗黃旗，白旗青旗，招動然後托出兩員好漢來。讀者至此，其心頭眼底胡得不又爲之驚魂動魄，閃心搖膽。然而兩人固殊未嘗交手也。至於正文，只用一句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却重復寫梁中書看呆，衆軍官喝采，滿教場軍士們沒一箇不說李成聞達不佳，聲叫好鬪。

使讀者口中自說滿教場人而眼光自落在兩箇好漢兩匹戰馬兩般兵器上不惟書裏
梁中書呆了連書外看書的人也呆了於是鳴金收軍而後重復正寫一句兩箇各要爭
功那肯回馬如此行文真是書火畫潮天生絕筆自有筆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
評嗚呼天下之樂第一莫若讀書讀書之樂第一莫若讀水滸即又何忍不公諸天下後
世之酒邊燈下之快人根人也

如此一回大書愚夫讀之則以為東郭爭功定是楊志分中一件驚天動地之事殊不知
止為後文生辰綱要重託楊志故從空結出兩層樓臺以為梁中書愛楊志地耳故篇中
凡寫梁中書加意楊志處文雖少是正筆寫與周謹索超比試處文雖絢爛縱橫是間筆
夫讀書而能識賓主旁正者我將與之徧讀天下之書也

看他齊臻臻地一教場人後來發放了大軍留下梁中書眾軍官索超楊志又發放了眾
軍官留下梁中書索超楊志又發放了索超留下梁中書楊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寫大風
者日始於青蘋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吾嘗謂其後當必重收到青蘋之末也今梁中書楊
志所謂青蘋之末而教場比試所謂土囊之口讀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話說當時周謹揚志兩箇勒馬在於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
廳來稟復梁中書道開達復恩相論這兩箇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
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
根鎗去了鎗頭各用鹽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着但是鎗桿厮攔如白
點多者當輸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即傳令下去兩箇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

用鹽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裏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

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鎗來戰周謹兩箇在陣前來來往往番
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鬪人坐下馬鬪馬兩箇鬪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

翻了豈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寫周謹點多不足喜
亦有一梁中書大喜註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參你做箇軍中副牌量你這般武藝如

何南征北討怎生做得正請受的副牌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
中書道稟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閑豈真有是事只圖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恐怕慢了軍

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箇
得了將令都插了鎗各關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

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
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與前所說變化若更作楊志得令回到陣前李成傳下言

語叫兩箇比箭好漢各關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箇各領了遮箭牌縮在臂上揚志道
你先射我三箭此後却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箇透明揚志道

箇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為事當時將臺上細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
寫得好周謹縱馬趕來將韁繩搭在馬鞍轡上細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滿滿地望

揚志後心寫得好一箭寫得好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寫得好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
箭早射箇空寫得好周謹見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寫得好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

弓弦觀的揚志較親寫得好望後心再射一箭揚志聽得第二枝箭來却不去發

又不熟手，真梁中書坐定，左右伺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 簷涼傘來，蓋定在梁中書背後，景色前文所無，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 鼓齊鳴，發一通柵，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箇砲，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 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前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 發了一通柵，兩軍齊吶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 淨平白旗，兩下眾官，沒一箇敢走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 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響鈴響處，閃出正牌軍索超，直到陣... 前，兜住馬，拿軍器在手，果是英雄，但見眾人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腦後才大... 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鐵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 鏡，上籠着一領緋紅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 左帶一張弓，右懸一壺箭，手裏橫着一柄金蘸斧，坐下李都監那匹慣戰能征雪白馬，... 橫着鎗在手，果是勇猛，但見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鎖鐵盔，上撒着一把青纓，勒住馬... 副鉤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條，前後獸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 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繫子箭，手中挺... 着渾鐵點鋼鎗，騎的是梁中書那匹火塊赤千里嘶風馬，兩邊軍將暗地喝采，... 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眾，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 公鈞旨，教你兩箇俱各用心，如有虧慢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

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 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箇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 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兩箇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 處已是一五十餘合，今欲出力，寫二八不相處，則即云一千餘合，亦只是四箇字，讀去... 無有精采，此特以五十餘合，寫二八不相處，則即云一千餘合，亦只是四箇字，讀去... 時住句，作一番苦戰，深者方覺，月臺上，梁中書看得呆了，寫索超却去，李成聞道：我們做了許多年... 兩邊眾軍官看了，喝采不迭，寫不寫索超却去，陣面上軍士們，遙相廝觀，道：我們做了許多年... 軍，也曾出了幾遭，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廝殺，不寫索超却去，李成聞道：我們做了許多年... 叫道：好鬪，不寫索超却去，李成聞道：我們做了許多年... 上忽的一聲鑼響，楊志和索超鬪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里肯回馬，第二十一段，寫... 牌官飛來，叫道：兩箇好漢歇了，相公有令，立馬在旗下，楊志索超，看那梁中書，收到梁... 坐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下，楊志索超，看那梁中書，收到梁... 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將令，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箇到廳前，梁中書... 梁中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兩箇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 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參了他兩箇，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

士兵人等一箇出西門一箇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眾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怨而輕兩箇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仝引入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箇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走了一遭回來東溪村山上眾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眾人拿着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卓上赤條條地睡着一箇大漢好漢好漢顧盼非嘗來不然供卓上赤條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枕頭也條從不曾連作一句也粗乃云項下寫盡天道的沉睡着了在供卓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箇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箇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出廟門投一箇保正莊上來不知投那箇去處有分教東溪村裏聚三四等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八

聖歎外書

第十三回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一部書其計七十回前後凡敘一百八人而晁蓋則其提綱挈領之人也晁蓋提綱挈領之人則應下筆第一回便與先敘先敘晁蓋已得停當然後從而因事造景次第敘出一百八箇人來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蓋出名書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書在胸而始下筆著書者有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如以晁蓋為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敘起此所謂無全書在胸而姑涉筆成書者也若既已以晁蓋為一部提綱挈領之人而又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與出名此所謂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者也夫欲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著書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輪廻擱疊於眉間心上夫豈一朝一夕而已哉觀鴛鴦而知金針讀古今之書而能識其經營予日欲得見斯人矣加亮初出草廬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雖以治天下豈復有遺論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語人固無賢無愚無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語則無賢無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嗚呼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豈惟民可使繇不可使知周禮建官三百六十實惟使繇不使知之屬也樞機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與聞之人

多做不得豈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論耶惡可以其裨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書一百八人之事跡豈不有哭有笑有讚有罵有讓有奪有成有敗有俛首受辱有提
刀報仇然而為頭先說是夢則知無一而非夢也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辱夢事眾生夢
魂豈惟一部書一百八人而已盡大千世界無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覺者自大雄氏以外
無聞矣真蕉假鹿紛然成訟長夜漫漫胡可勝歎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卓上眾土兵上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
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無端
而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眾人却都道這保正莊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
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斷定晁蓋
活畫出晁蓋便留在莊上住若要時又將銀兩資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
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箇村坊一箇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著
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嘗嘗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
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箇去處教用青石鑿箇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
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亦暗射石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
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亦暗射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
聞他名字那早雷橫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
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眾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

自引了十數個為頭的人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里雷橫
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
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
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箇大漢睡
着在那裏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
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好答應見今吊在
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宰相如此便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
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雷橫引開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
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箇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茶蔬盤饌莊客一面篩
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眾人喫引開莊客請眾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酒肉只管
叫眾人喫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莊裏尋思宰相如此便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
我且自去看是誰宰相如此便相陪喫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
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待着雷橫喫酒晁蓋却去裏面拿了箇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
士兵都去喫酒沒一箇在外面明甚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里莊客道在
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
扎起兩條黑魃魃毛腿赤着一隻脚先作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潤臉鬚邊一搭硃砂
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分作兩番寫來何等筆法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
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奔一箇人說出來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

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透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透一箇好漢說出來不直晁蓋道這
 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凡作兩番歌拍至第三番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
 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語要與他說知奇文忽起人
 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上文一套富貴真乃出色奇語讀者於此幾有目擊之樂只
 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
 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
 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箇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細急入從廳
 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箇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窓子外射入
 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
 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一曲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
 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寫得妙絕雷橫道這廝便是靈
 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箇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宛然出自喝
 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
 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語絕妙乃是
 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里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
 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得所以認跟箇本京客人來這里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莊上去臥
 裏官廟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里偏作疑惑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為他鬚邊有這

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偏作疑惑不肯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
 做賊偏自陷他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里寫小三
 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
 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
 事緣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棒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
 上貪嗜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是阿舅語已放雷橫勸道雷橫勸保正息
 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晁蓋偏要陷是賊雷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蹺亦且
 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
 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有
 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
 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寫晁蓋不欲其雷橫道不當如
 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
 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不欲其說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
 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可便
 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鬚邊有這搭硃砂
 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赤髮天王家裏却有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
 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

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織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送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不惟道破見蓋這話亦圖便於着筆這里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見蓋道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可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義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為罪義聞知哥哥大名是箇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箇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持表劉唐却用劉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見蓋道壯哉且再計較唐口自出之便甚也正說得入港斷者又當眼不及取矣却陡然又用六也你既來這里想你想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口說話見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蓋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見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此非寫劉唐小忿蓋圖曲曲轉出極不易之事也俗本作平白騙了見蓋十兩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望見雷橫引着士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燃着朴刀起來雷橫慌忙去

士兵手裏稿奪條朴刀拿着亦是不曾帶朴刀來者雖極不經意處都寫得精細妙手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厮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醜贖滾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見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之末止為寬之為賊耳却偏用無數賊見箇輸贏燃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箇就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眾士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箇人掣兩條銅鍊叫道寫出他如此你們兩箇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箇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加亮二字後文要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寫得妙使秀才羞殺此人是借題調侃秀才語然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厮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廟裏被我們拿了這厮帶到見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見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厮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里問我取你道這厮大膽麼吳用尋思道見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

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舅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的舅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舅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寫得妙，使秀才羞殺。』雖是調侃，這箇不是我舅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舅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還你，劉廣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裏朴刀肯便罷。』奇語。勸不住，故妙。只因勸不住，便生出後文見吳用。吳用又勸你兩箇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勸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怕你添箇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糊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雷橫便指手劃脚也趕攔來。雷橫口裏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里勸得住。勸劉唐熬着朴刀，只待攢將過來。雷橫口裏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時拉雜如火。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低語。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箇令甥端的非凡。』

今是劉唐出現處，故特地寫出八箇字爲他。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箇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表雷橫。只辨得架隔遮欄，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人慌忙出來間隔了，這箇令甥從何而來。豈不聞甥不出舅耶。往嘗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做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晁蓋道：『只見牧童報說一箇大漢，亮面，前露此馬脚，寫得妙。』絕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做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細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了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道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卧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道：『說有北京大明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又忽然換出一夢，奇情妙筆。○此蓋爲一夢，可見一百八十七卷書，都無實事。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北斗七星者，衆星之所環拱也。晁蓋爲此治之，於斯矣。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蹊蹺，也猜箇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古名詞。可謂初出茅廬第一語矣。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箇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此二句向係正說，下二語向劉唐說，看他寫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此句向

說唐這段事須得七八箇好漢方可多也無用亮得料事如神加晁蓋道莫非夢中星數
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
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看他反先插公孫次思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
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疊兩箇指頭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東溪莊上聚義漢翻作強人石
碣村中打魚船權為戰艦正是指揮說地談天口來做翻江攪海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
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十九

聖歎外書

第十四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水滸之始也始於石碣水滸之終也終於石碣石碣之為言一定之數固也然前乎此者
之石碣蓋托始之例也若水滸之一百八人則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則又宜
何所始其必始於石碣矣故讀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則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滸斷自
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盡乎言矣夫人生世間以七十年為大凡亦可
謂至暫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僅居其半焉抑又不寧惟是而已在十五歲
以前蒙無所識知則猶擲之也至於五十歲以後耳目漸廢腰體不隨則亦不如擲之也
中間僅僅三十五年而風雨占之疾病占之憂慮占之飢寒又占之然則如阮氏所謂論
秤秤金銀成套穿衣服大碗喫酒大塊喫肉者亦有幾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終其身曾不
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於三阮名姓深致歎焉曰立地太歲日活閻羅中間則日短命二
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無嘗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為活也

加亮說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漸近即縱之既縱即又另起一頭復漸漸逼近之真
有如諸葛之於孟獲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讀說阮一篇當玩其筆頭落處不當隨其

遮日黑簪笠，身上穿箇綦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不用小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想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倒轉法變只是「一向不曾見面。」相變而口中不能宣通之也便寫出阮小七無數相思，兩隻船斷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你喚誰？」試觀王進母子而後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言為不誣也。三阮之母，獨非憶王進母老娘今人者，於排處積漸而成，而至於為黑旋風之母，益及甚矣。其死於虎，不獨非憶王進母老娘今人者，宜細求之。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叉不得打。」此五其死於虎，不獨非憶王進母老娘今人者，宜細求之。讀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特寫三阮之母之為三阮，非却此五其死於虎，不獨非憶王進母老娘今人者，宜細求之。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特寫三阮之母之為三阮，非却此五其死於虎，不獨非憶王進母老娘今人者，宜細求之。說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不知此句隨手生發，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兩隻船斷並着投石碼村鎮上來，划了半箇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箇漢子，把着兩串銅錢，贏者為請吳用，地下來解船，如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鬚邊插朵石榴花，魯達燕青故間人忘記蔡太師生辰日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箇豹子來，進也。下為水許一書，偏身中記出各箇義氣，今有五只胸脯前搭花繡蓋胸中有一塊墨塊，故進子者深惡其人，故特書之。云為子虎生三親，必有一不約君過人，而於胸中有一塊墨塊，故進道基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來麼？」於是稱揚為豹子，鳴呼虎，而於胸中有一塊墨塊，故進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處隱現出一句妙便於無字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

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來船裏，捉了擲擲，只一划，三隻船斷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非寫石碼村景，正記太師也三隻船都攬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檯，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箇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既推教弟兩箇便先坐了，對小快語者，便把弟兄三人分作兩段，是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性格法他，是快郎。」七郎真四箇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蓋子擺開，鋪下四雙筋，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箇狼食虎食，喫了一回，寫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問教授落小教授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嘗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箇，再要多些。」既說三五尾，又說再要多些，寫他老不憤處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殼，須見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文勢

五十一 子奇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內之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拉雜如火使讓吳用道你
 們三位弟兄在這里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又自責一句真正設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
 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解十萬貫金
 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箇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
 箇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不義之財大家圖箇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
 來請你們三箇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
 甚麼來罷罷只二字忽插入叫道二字作敘事然後又說出九箇字來却無一事是阮小七跳
 起來道一世的指望語妙今日還了願心語妙正是搔着我癢處語妙我們幾時去語小字天生是不說
 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箇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當夜過
 了一宿次蚤起來喫了蚤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箇人離了石碣村拽開
 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里
 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斷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
 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
 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箇說道我們最愛
 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箇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喫了
 些飯說了半夜話要知半夜所說只是問話若云商量此一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
 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猪羊夜來煮的猪羊逐不犯次日天曉字也燒紙眾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
 皆歡喜箇箇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

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紙錢六壽好
 漢後提出六壽二字然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箇莊客報說門前有箇先生要見保正化齋
 糧糧後提出公孫勝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
 去寫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
 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寫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
 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為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
 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只是問問寫去莊客道
 小人也是這般說那箇先生說道我不為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箇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
 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
 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偏不合疑莊客去了沒半箇時只聽
 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箇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箇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
 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眾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
 見那箇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
 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且不出何
 故噴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為酒食錢米而來我覩得十萬貫如同等閒句遠一特
 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耐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
 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出得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
 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

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箇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也北地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為公孫勝大郎為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汀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非真有此等兒戲之事一段以作一回收場耳讀者諒之正是機謀未就爭奈聽外人聽計策纔施及早蕭牆禍起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蓋我讀此書而不勝三致歎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於內泣事於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於身敗名喪為世謬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為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於路者也獨心所運不難於造五鳳樓曾無黍米之失聚族而謀未見其能築室有成者也梁中書以道路多故人才復難於是致詳致慎獨簡揚志而卑之以十萬之任謂之知人洵無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與兩虞候乎觀其所云另有夫人禮物送與府中寶眷亦要揚志認領多恐不知頭路夫十萬已領何難一擔若言不知頭路則豈有此人從貴女受婿邊來現護生辰重寶至於如此之盛而猶慮及府中之人猜疑顧忌不視之為機密者也是皆中書視十萬過重視揚志過輕視十萬過重則意必大師也者雖富貴雙極然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太師嚇然心動而中書之寵固於磐石夫是故以此為獻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動也視揚志過輕則意或揚志也者本單寒之士今見此十萬必嚇然心動揚志嚇然心動而生辰十擔險於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兩虞候為監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動也然其胸中則又熟有疑人勿用人勿疑之成訓者於是即又偽裝夫人一擔以自蓋其相疑之跡嗚呼為揚志者不其難哉雖

當時亦曾有早晚行住悉聽約束戒彼三人不得嗾之教勅然而官之所以得治萬民與將之所以得制三軍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楊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軍豈有得乎易大傳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書徒以重視十萬輕視楊志之故而曲折計畫既已出於小人之道而尚望黃泥岡上萬無一失殆必無之理矣故我謂生辰綱之失非晁蓋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軍之罪亦并非一都管兩虞候之罪而實皆梁中書之罪也又奚議焉又奚議焉曰然則楊志卽何爲而不爭之也聖歎答曰楊志不可得而爭也夫十萬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腦竭并中書相公之心血竭矣楊志自惟起於單寒驟蒙顯擢夫烏知彼之遇我厚者之非獨爲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萬之故而授統制易以統制之故而托十萬難此楊志之所深知也楊志於何知之楊志知年年限括十萬以媚於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國士遇我也不能以國士遇我而昔者東郭鬪武一日而踰數階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諸餉鷹喂犬非不極其恩愛然彼固斷不信鷹之德爲鳳皇犬之品爲騶虞也故於中書未撥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須一箇人和小人去夫一箇人和小人去者非請武陽爲副殆請朝恩爲監矣若夫楊志蚤知人之疑之而終亦主於必去則固丈夫感恩知報凡以酬東郭驟遷之遇耳豈得已哉嗚呼楊志其寓言也古之國家以疑立監者比比皆有我能遍言之

看他寫揚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筆勢夭矯不可捉搦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雲漢圖滿座煩悶今讀此書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掣人肘處真乃描摹八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倉猝不可枝梧爲鼠爲虎與之俱敗豈不痛哉

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飄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爲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菴妙筆真是獨有千古

看他寫賣酒人鬪口處真是絕世奇筆蓋他人敘此事至此便欲駁駁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撇開如彊弓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板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爲其買者真怪事也

看他寫七箇棗子客人饒酒如數鷹爭雀盤旋跳霍讀之欲迷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裏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箇人從外面搶將八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膽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箇敘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箇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箇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人是箇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

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可稱吳天王夜夢動天，却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眾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富貴唾手而取，前日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妙一者公孫勝此來不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箇間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遞我，我曾齋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里。」住自有用他處，此五字不與上文連說，乃心計之辭。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箇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此向來說出。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行軍妙訣，加亮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擲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嘗言道：「隔牆須有耳，牆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

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多時相望，臨用忽復疑之，總視十萬重視。蔡夫人指着塔下道：「你嘗說這箇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塔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抬舉你處。」楊志又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第一段不去。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箇廂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箇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第二段忽文勢。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抬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虛二龍山、實桃花山、實傘蓋山、虛黃泥岡、實白沙鳩、虛野雲渡、虛赤松林、實。數出八處險害，却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較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借事說千古官兵可惱。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寫來天生是梁中書可笑者，無罪聞者足戒。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書口中語又寫得。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第三段依了一件極事，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

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彀拘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
 權且耐他兩箇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箇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
 第三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裏歇了那十箇廂禁軍兩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
 都管說道都管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
 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
 們不要怨悵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眾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悵又過了
 一夜次日天色未明眾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寫得妙意中之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
 睡了寫得妙意中之却理會眾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
 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眾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寫得打火喫了
 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箇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悵妙兩箇虞候
 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虞候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都管話休絮繁似
 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箇人沒一箇不怨悵楊志如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
 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先將未午寫來次入一輪紅日當天沒
 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箇軍漢
 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此一段單寫軍漢都被楊志拿着
 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眾軍人看那天時寫熱却寫不盡寫忽悵亦寫不盡陡然寫
 是才子有才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
 日色當午只用一句便接入眾人睡倒行文詳略之際分寸不失那石頭上熱了脚疼畫已盡

走不得眾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
 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上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
 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奈何○筆勢從上二番趕楊志說道苦也這里是甚麼
 去處你們却在這裡歇涼起來快走眾軍漢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此語楊志
 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箇起來那箇睡倒此事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箇虞候和老
 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此一段都管松樹下坐下喘氣奈何○寫來真有此事看這楊
 志打那軍健八箇字活寫出心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
 都管你不知道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嘗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
 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箇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
 管把這話來驚嚇人真有此語○如國家太平既久邊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眾人歇一歇略
 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没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
 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眾人先走其言既不為楊志出力
 激變老奸巨猾何代無賢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箇不走的喫他二十棍眾軍漢一齊叫將起
 來妙數內一箇分說道妙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此語你端的
 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此語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
 志罵道這畜生不毆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從空忽然插入老
 出千載說大話人楊提轄出且住你聽我說二句六字其辭甚厲你聽我說在東
 京太師府裏做你公時裏等醜殺甚厲且住你聽我說二句六字其辭甚厲你聽我說在東
 門

下軍官見了無千無萬四字可笑都向着我啞啞連聲大師威儀才放肆一語遂寫盡不是我口
 棧老奴真量你是箇遭死的軍人第一句說破楊志相公可憐擡舉你做箇提轄第二句說提
 所與此語量你大小的官職第三句說提轄惡極比得芥菜子的官職第四句說提轄惡極便是村莊一箇老的妙在反借村莊二字直顯出來活說自家妙絕休說
 我是相公家都管一句自便是村莊一箇老的妙在反借村莊二字直顯出來活說自家妙絕休說
 說相公家都管一句自便是村莊一箇老的妙在反借村莊二字直顯出來活說自家妙絕休說
 讓何况我今不止是相公家都管也相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
 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
 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
 下怎地不太平老奴口舌可駭真楊志却待要回言不得不言然以疾接也只見對面松林
 裏影着一箇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價望過節楊志道俺說甚麼却因疾忙接出松林有人便將
 此語反穿過下文來寫此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
 你這斷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箇人
 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涼好一箇鬚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好見楊志趕入來
 七箇人齊叫一聲阿也楊志胸中已釋然矣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
 你是甚麼人學妙如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
 里有錢與你便自占前一先筆端變換之極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學妙楊志
 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又用一極反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學妙楊志
 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里經過聽得多人說運里黃泥岡上
 時嘗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箇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

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熟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
 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也是一般的客人般過幾日便
 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箇人道客官請幾箇棗子了去
 故於此處先出一句寫下文過酒用着棗子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
 既有賊我們去休賊矣却道偏明還話聽得極非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箇販棗子的
 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歹人原來是幾箇販棗子的
 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之分明老奴所使極奴楊志道不必相開俺只
 使笑皆如此於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至此亦楊志而凡能奸巨猾
 國於家何如無矣於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至此亦楊志而凡能奸巨猾
 處須看其老透用筆不得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亦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挑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此也今第三處為其好唱入妙處深心恰好也第二首有第二首妙處也第三首妙處也
 走者打罵也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
 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
 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
 氣正在那里湊錢畫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
 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
 喫于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

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昏喫八箇字寫出妙景○一桶酒一箇桶蓋陪箇小心問客人借這椰
 瓢用一用倒衆客人道就送這幾箇棗子與你們過酒借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
 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箇棗子上寫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勿
 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里肯喫不寫得揚志英雄細固也然揚志
 有實有主有虎有鼠夫揚志也彼都管與兩箇虞候一特實也鼠也鼠也鼠也鼠也
 主不辨虎鼠處然寫特老都管一句不與揚志然一衆軍漢各一敘事者何於此敘事者
 後下文另自寫來此固史家敘事之體也夫然一衆軍漢各一敘事者何於此敘事者
 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
 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得另自寫又寫棗子分幾箇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
 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不映觀出十萬貫金珠問文亦借半貫衆
 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即溜出那七箇販
 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箇人頭重脚輕一
 箇箇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箇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
 丟在地上何爭在這幾箇棗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絕
 應之云厚人應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
 睜睜地看着那七箇人寫來妙絕三十隻眼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九文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下奇筆○如柱詩題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
 唐三阮這七箇畫却纔那箇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畫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
 兩桶都是好酒七箇人先喫了一桶明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

叫人死心搭地明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拌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
 藥已攪在酒裏畫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畫這箇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
 吳用主張這箇喚做智取生辰綱直至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吧將起來前文揚志也
 一半我謂既已喫矣何爭一半及讀至此始知前文喫少之妙便於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
 十五人中先提出楊志不與彼十人者聚頭作計煩聒不已也於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
 箇人時一看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
 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狀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
 這岡子上尋箇死處撩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跳豈有揚志如此只是正是斷送落花三月
 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五
功
書

卷
之
三
十

